

潘嵩，白城电视文学的代表作家

□凌喻非

提起潘嵩，我可有的说。因为在他读大学时，我们虽未曾谋面，却已经通了信。1979年，我有幸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后，便被借调到白城地区文联《绿野》编辑部做编辑工作。他也许是慕名而给我来信，我感到很意外，一位不相识的东北师大在校生怎么给我来信呢？我们就这样交往上了。在信中，我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叮嘱他，对于文学一定要不辞辛苦地追求下去，一定会成功的。其实，那时他已经在《诗刊》《星星》《诗人》等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很多诗歌了。而潘嵩在和我的通信中，从未说过他曾发表过文学作品，更别说发表过诗歌了。这次要写他，找些关于他的资料，才看到他在学生时代发表在《诗刊》上的诗：“……只有日光不言语/默默看着那石矶/饱尝岁月的熬煎/沐浴暴风雨/眼见顽石之中/露出一丝光/探出一星绿/当小草崩裂了石矶/挺出倔强的身躯/一下子拱穿了谜底”。潘嵩就是那棵倔强的小草，他要崩裂压在自己身上的各种石块，也要挺起倔强的身躯！潘嵩不仅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诗，还在《人民文学》《萌芽》《散文选刊》等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过散文等文学作品。

我原来想写潘嵩是白城电视文学的领头羊、代表性的作家时，只想用他在白城电视台做的那些电视节目的文字，就足够使他成为电视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了。从来没想到他在学生时代就曾发表过文学作品，这也佐证了我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就是搞文学的这块料，不然他不能把电视节目做的那么具有文学性。他在自我介绍时这样写道：“潘嵩，属马，自诩为‘科尔沁奔马’。祖籍吉林省通榆县。生长于‘文革’之时。少时

家贫，父母撑饥腹供之学业不辍……1986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他大学毕业时年仅20周岁。他生长于“文革”十年，可见其学习时间并不多，只因聪明才考取了重点大学，其间全靠自学。又在文学上孜孜不倦，在40多家文学期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300余篇（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已出版《科尔沁草原塑像》《古城 双塔 莽原》《向海的传说》等多部作品。潘嵩“最信文采飞扬的大手笔，铜琶铁琶方能唱大风歌”。

然而，潘嵩大学毕业那年，白城地区出台了一项新规定，所有当年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回本地区或本县，这是防止人才外流。本来有很多能发挥才干的省或中央级单位都争着要这位文采飞扬的高才生，由于新规，他只能无奈地回到通榆这个贫困县，被安排在县政府办公室，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秘书，其实不过是个材料匠子。他在文学上的抱负却被抛到九霄云外，苦恼至极。潘嵩，被窝在那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幸亏当时白城地区电视台张台长，在省里听到潘嵩的一位学友介绍了潘嵩的情况，张台长专门去了一趟通榆县，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潘嵩调入白城地区电视台，使我们这位自称“科尔沁奔马”的有文学潜能的潘嵩才有机会做电视节目——这才有了白城的电视文学。

30多年的电视生涯，潘嵩曾任白城电视台副台长、副总编辑，电视台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白城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总监，吉林省作协理事，白城作协副主席等头衔。他的电视节目文学色彩极浓，如“周日大观园”、“发现白城”、“与法同行”、“可爱白城”等，其中“乡

村致富经”、“发现白城”等先后摘得全省电视精品栏目荣誉。

广播传媒是潘嵩施展文学才华的缤纷舞台。1992年以来，由他主创的电视作品有9件获国家一、二等奖，48件获省一等奖。另有散文《秋叶无言》获全省电视文艺“丹顶鹤杯”一等奖及最佳撰稿奖，而电视诗歌《科尔沁草原塑像》荣获国家“骏马奖”。此外，获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电协会等单位颁发的奖项不计其数。

作为全省广电系统的专家、著名作家的潘嵩，凭借厚重的知识积淀和乐此不彼的豪情，依然执著地翱翔在电视星空，他凭的是什么呢？就是雄厚的知识积淀和强势的文学基础。

我们还是看看潘嵩的文学品质吧，如《科尔沁草原塑像》：“科尔沁的天空是无形的擎天柱撑起来的/是奔腾的烈马吼啸声震起来的/是千百万牧民头颅顶起来的/是喝醉了沁人心脾的马奶酒后飘起来的。”这就是潘嵩心中科尔沁草原的天空！——一片多么令人神往的天空啊！神往的是：天空下那些神奇的物象，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干世界，烈马的吼啸，千万牧民那强壮的身躯、硕大的头颅，草原上飘逸的马奶酒香，这一切全给读者的想象塑出了绝美的雕像，让人看也看不够！他把不起眼的科尔沁雕塑得如此辉煌灿烂，真可谓无以伦比的诗情画意。潘嵩把蒙古族人的情怀体验得如此透彻，无怪他自称为“科尔沁奔马”，连草原上打马用的布鲁棒都写得声声入耳。这首诗歌不愧荣获国家“骏马奖”，它真实地写出了科尔沁草原的雄浑、壮阔，神奇的蒙古族人的风土人情、精神风貌，其文学功力和文学想象令人折服。

1989年，《绿野》因故被勒令停刊后，我便筹办了文学期刊《鹤苑》。在组稿的时候，我当然想到潘嵩。那时潘嵩正忙于往白城电视台办理调转呢，他忙里偷闲为我写了一篇小说《觅》。《觅》写得还不错，很有文学含量，主题思想也挺前卫，便刊发在《鹤苑》上。小说写了一位鄂伦春猎人的儿子——一名在校大学生。为了给被野兽（熊）伤害而死亡的母亲报仇，寻觅那只咬死母亲的熊……他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那只熊，然而，当他看到那只母熊正在喂养两只可怜的幼崽，“他呆呆地站在风雪中，像个木桩。突然，他咬紧牙关，闭上双眼，扣动扳机，哒哒哒——子弹呼啸倾泻而出，但枪口已指向了灰蒙蒙的苍穹……两只老鹰，惊叫着飞向高空。”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过那只母熊免于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潘嵩就能想到人与动物如何和谐相处的主题，这难道不前卫吗？曾几何时，潘嵩却想得更远——要保护野生动物！鄂伦春人能接受吗？小说《觅》发表后，反响很大。而主要是文艺界反响更大，省里的文艺期刊《参花》的编辑发现了发表在《鹤苑》上的这篇小说，《觅》被《参花》又选发了一次。

回想起我办文学期刊《鹤苑》时，毫不客气地说，《鹤苑》也凝聚了潘嵩的心血。潘嵩这样有才干的作家被我紧紧抓住不放，要他为《鹤苑》写文学含量高的报告文学，几乎每期《鹤苑》都有潘嵩的报告文学，如《壮心未与年俱老》《晴空一鹤排云上》《一片冰心在玉壶》等等不计其数，所以我说《鹤苑》凝聚了潘嵩的心血不是夸大其辞。他不但自己写，有时还带着我们的编辑参与写，编辑的迅速成长也有潘嵩的一份心血，潘嵩对《鹤苑》贡献还不止如此，我就不一一述说了。

潘嵩是白城电视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另外一些诗人、作家，如李弘波、孙成林等形成了白城电视文学的作家队伍。

书人书事

读书伴我成长

□刘金虎

如果我是一棵小树，那么书就是雨滴，滋润着我快地成长；如果我是一只小鸟，那么书就是蓝天，让我在它的怀抱里飞翔。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时常捧起一本本红红绿绿的卡片书来读，辨颜色、学拼音、识形状、认数字。从此，我的世界有了红的花、绿的叶、圆圆的气球和甜甜的笑脸。

渐渐地我长大了，上了幼儿园，我捧起了《安徒生童话》，认识了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真想用我所有的零花钱买光她的火柴，让她不再受冻、挨饿，想让她和我一样快乐地唱歌、跳舞、读书、长大；我还认识了光着身子的皇帝，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太笨太虚荣，宁可相信骗子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也想自己是那只丑小鸭，总

有一天会通过努力变成美丽的白天鹅；是爱丽丝带着我去漫游仙境，是稻草人陪我看清这个世界，体会世间的冷暖……

伴着初升的太阳，我背起了书包，走进了小学的校门，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和鲍里斯一起在《查理九世》里探险，和尼摩船长一起探寻《海底两万里》的秘密。我立志要像鲁滨逊一样勇敢，要在《一千零一夜》的陪伴下做一千零一个梦……

我最喜欢的一套书是杨红樱阿姨的《淘气包马小跳》，觉得马小跳就是我身边的同学、朋友，就是我自己。他时而淘气时而乖巧、时而聪明时而不开窍、时而胆小时而勇



敢、时而小气时而又侠肝义胆……在《淘气包马小跳》里，我和马小跳一起快乐、忧愁、幸福、成长。

现在，读书已经成了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最大的爱好。写完作业后，所有闲下来的时间，我都喜欢拿起一本书，静静地读着。读书让我懂得了更多的道理，学会了更多的知识，结识了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更多的朋友。

花儿的盛开离不开土壤，鱼儿的前行离不开海洋，而我的成长离不开书籍，读书伴我成长。

图为刘金虎在晨读。 王野村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有“三尺”这个数量词，含义却各不相同。最有名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三尺”好理解，就是指距离。而平民出身的天子刘邦总喜欢吹嘘自己凭“三尺剑”得天下，这个“三尺”有讲究。原来，周朝规定：佩剑分为上制、中制和下制，其中最高级别的上制，佩剑三尺，所以又用“三尺”来指定剑。当时刘邦不过区区亭长，有没有资格佩三尺剑，就不得而知了。

唐朝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则提到“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大家千万别误会这“三尺”是王勃的身高，王勃可不是侏儒。这个三尺指的是系在腰间的绅带。《礼记·玉藻》载：“绅长制，士三尺。”郑玄解释说，“绅，带之垂者”，即下垂的那部分。官爵高低，就看腰带垂下来的长度，越长的官爵越高，士这个级别的，垂下来的长度为三尺。王勃自诩为“士”，所以自称“三尺”。顺便说“微命”，不是说命不值钱，而是指周朝的官爵等级，《礼记·玉藻》规定，官爵等级分为九个层次，最高的是“九命”，例如伯为九命，公、侯、伯手下的士，等级为“一命”，最低等级的士没有“命”。所以，王勃说自己“微命”，就是说自己等级低微。

纸发明以前，法律条文刻在三尺竹筒上，故而“三尺”又指代法律。

古代「三尺」含义多：
可指腰间绅带或代指法律

(据《广州日报》)